



PISSARRO

外国近现代名家

畢沙羅

作品选粹 ● 毕沙罗

人民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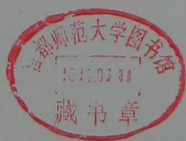
SLM2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

J233(68)/4

毕沙罗

Pissarro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沙罗 / (法) 毕沙罗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12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

ISBN 7-102-02878-4

I. 毕… II. 毕… III. 油画—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958 号

毕沙罗 ●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

编辑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4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8.5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2-02878-4
定价: 48.00 元

尊重和热爱风景的色彩大师——毕沙罗

百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集巴黎的印象派以及新印象派的艺术大师中间，有一个亲切的名字——卡米耶·毕沙罗，他为推动印象派独立画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成为唯一一位参加了8次独立沙龙展的印象派画家。他没有高更、莫奈那样的传奇经历，他和普通人一样和妻子过着平凡的生活，既没有情妇也没有绯闻；但是他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庭，7个孩子都从事和艺术相关的行业，在他们中间甚至出现了第三代艺术家——著名的动物铜版画家奥洛维达·毕沙罗就是卡米耶·毕沙罗的孙女。毕沙罗热爱法国的风景：乡村的田野、劳作的农民是他永恒的主题，蓬图瓦兹、卢夫西安纳和埃尔尼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虽然他有一个孩子众多的大家庭，贫穷的重担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肩；但是在毕沙罗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沮丧和忧伤，也没有抱怨和控诉，他的画面充满了光明、和平、同情和深切的爱。生活中任何困顿和打击都不能挫伤他对绘画的热爱和尊重。他的这种感情是真挚而纯净的。如果说很多的艺术家对绘画是一见钟情，那么毕沙罗则是为了艺术忠贞一生——从圣·托马斯岛到巴黎，毕沙罗用热爱和尊重的态度面对笔下的画布和眼前的风景。

1830年7月，卡米耶·毕沙罗出生于当时西印度群岛的丹麦属地圣托马斯岛。祖父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祖母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们由法国移居到了圣托马斯岛。毕沙罗的父亲在那里的夏洛特·阿玛丽港口有一家杂货

店，生意颇为兴隆。英语是这个港口的商业用语，而毕沙罗一家讲的却是法语。在毕沙罗12岁的时候，父母亲送他到巴黎郊区的帕西上学，那里的老师带他们去巴黎的卢浮宫参观，给他们讲解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大师们的绘画。在临毕业的那年，毕沙罗和另外几个学生还经常被带到风景画家萨弗里的画室观摩。卡米耶·毕沙罗被那些画布和颜色深深地迷住了。5年后，毕沙罗完成中学学业回到圣托马斯岛，开始在父亲的店里帮忙。每日繁忙的劳动并没有让他忘记那些美丽的风景画。他对画画有一种天生的渴望。每当父亲责备他画画而不是勤劳地工作时，他内心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爱家人，也愿意为大家效力，另一方面他也想摆脱这种生活方式，渴望到一个身心自由的地方去研习绘画技巧——一个可以从早画到晚的地方。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哥本哈根美术学院的一位年轻画家弗里兹·梅尔贝。毕沙罗决定逃避经商，专心习画。他带着从父亲店里挣来的薪水和梅尔贝搭船去了委内瑞拉。他后来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那次出走：“1852年我在圣·托马斯的时候干得不错，收入颇丰；但是我不能忍受那种状态，我没有多加考虑就放弃了在那里的一切，逃走了，从此与我以往的生活一刀两断。”当毕沙罗从南美洲回来后，他就坚定了自己的志向，决心献身于绘画，以至于他的父亲也不得不屈服了。1855年，毕沙罗再次回到了巴黎，从那时开始，毕沙罗一生都没有放下他的画笔。



毕沙罗

APB20/02



毕沙罗 蓬图瓦兹隐居的风景 画布 油彩
54cm × 65cm 1875年



毕沙罗 蓬图瓦兹的风景 画布 油彩
59cm × 73cm 1880年

最初在巴黎的日子，他先是拜海洋画家安东·梅尔贝为师，随后又在他的引荐下结识了巴比松派的风景画大师柯罗，开始学习柯罗的画风，并且在这一时期研究米勒、杜米埃、德拉克洛瓦等人的作品。在巴黎有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的学院——瑞赛，在那里，云集了许多天才青年，譬如马奈、莫奈、惠斯勒、封丹—拉图等人。毕沙罗在那里画画时，很快就和他们志趣相投，一起相约到巴黎郊区去写生。尽管此时的毕沙罗如鱼得水，但是生活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已经在法国定居的父母对儿子所选择的职业依然不能理解，尤其是毕沙罗的母亲拉切尔，对儿子的“不务正业”非常担心，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止他画画，让他回到“正路”上来。母子两个一生都在努力说服对方，但是显然谁都没有成功。

1859年，毕沙罗开始了真正的画家生涯。因为他第一次在沙龙中展览了自己的一幅作品《蒙莫朗西的风景》，所以当毕沙罗的父亲得知自己的儿子入选沙龙展之后，购买了他参展的这幅作品挂在客厅里，并且决定给他一笔生活费，算是正式承认了儿子的职业。毕沙罗同家庭之间关于艺术的分歧暂时搁置，整个家庭陷入了表面上的平静。

但是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毕沙罗家庭就陷入了另外一场风暴。年轻的画家爱上了家里的女仆朱丽。一直想让儿子娶一个富家女的拉切尔对毕沙罗的种种“错误”选择大发雷霆，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并以取消儿子的生活费为威胁。毕沙罗带着怀孕的朱丽离开了帕西的家，搬到大卫·雅各布森的画室里。因为朱丽和绘画的缘故，毕沙罗的父亲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把遗产一半留给了妻子，一半留给了毕沙罗的哥哥，甚至还捐献了一部分给犹太教堂，却没有给毕沙罗一个法郎，理由是“不能将钱浪费在颜料上”。毕沙罗的家庭对绘画和朱丽的敌对伴随着毕沙罗的一生，毕沙罗用种种忍耐面对家人对艺术的冷嘲热讽和对朱丽的恶语相向。他因自己给家庭造成的负担而感到愧疚和不安，从不怨恨他们，同时，他也从不向他们妥协，他只是用自己的爱坚定地守护在艺术、朱丽身边，抵挡来自家庭的风暴。

1863年，巴黎举办隆重的官方沙龙展。这次盛会将汇集十几个国家的展品，绘画和雕塑

的展览有着重要的地位。瑞赛学院的画家们信心十足，或用马车，或用手推车，或用肩扛，把他们的作品都送到了巴黎工业宫的各个入口。毕沙罗送去了3幅乡村风景，马奈送上了《草地上的午餐》，惠斯勒则是《白衣少女》。尽管这些人在1861年的沙龙中都纷纷落选，但是这次却都满怀期待地送上了自己最好的作品。评审结果出来了，这一批人的作品都毫无例外被打上了一个落选字母“R”。义愤填膺的艺术家们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甚至重病中的德拉克洛瓦也加入了进来。拿破仑三世为了息事宁人，亲自驾临沙龙展，特别批准给这些落选的作品举办一次独立的画展，他和皇后还将出席这些不受欢迎的画家的展览。整个巴黎震惊了。官方沙龙展结束后，落选者沙龙展开幕。展会和正式展览一样，人头攒动。在《草地上的午餐》和《白衣少女》前，人们狂笑、指责、谩骂，这些画作成了他们开心的对象。当毕沙罗回到家中时，他羞愧得几乎抬不起头来，连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子吕西安都不能让他打起精神。

尽管在落选者沙龙展上受到了打击，这些画家们并没有减弱创作的激情。毕沙罗为了更好地描绘法国的风景而移居到拉·瓦讷纳，开始了他的乡居生活。毕沙罗被乡村风景色彩的微妙变化和丰富的细节迷住了：他整日地到户外作画，描绘乡间醉人的景色，畅快地呼吸自由而又清新的空气。朱丽更是适应这种乡居的日子。这个来自巴黎郊外的农村姑娘知道怎样利用大自然的恩赐来养活一家人。她在院子里种植的蔬菜和养殖的家禽不仅给毕沙罗带来创作的灵感，也解决了他们食物的匮乏。毕沙罗在创作的空闲时间就回到巴黎，在咖啡馆里和友人畅谈艺术，有时也回帕西的家住一晚，陪伴年迈的母亲。在此期间，毕沙罗和塞尚、作家左拉、诗人波德莱尔成为了朋友。

1865年的官方沙龙展上，毕沙罗提交了两幅作品《水边》和《谢纳维耶的奥恩河岸》，都入选了。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也入选了，但是这幅作品的命运比落选的要糟糕——在展出时，有人想用小刀将它划破，女人则向它吐唾沫。

1866年，毕沙罗举家迁到蓬图瓦兹镇的厄米塔奇村。在那里，毕沙罗创作了大量描绘蓬图瓦兹风光的作品。蓬图瓦兹是中世纪古国维

克森的都城，曾经以大修道院闻名遐迩。这里有塔楼耸立的圣·马克洛教堂、圣母院以及加尔默罗会的隐居地，《通往蓬图瓦兹隐居地的坡路》、《蓬图瓦兹的隐居地》等作品里所描绘的就是此地的风景。瓦兹河畔还有一些小小的工厂，这些地方和新修的火车站表明这个小镇正竭力走向现代。从现代的火车站到中世纪的教堂，蓬图瓦兹跨越了4个世纪。蓬图瓦兹让毕沙罗激动不已。他的画布上有瓦兹河畔，有田野里干活的农民，有用石块堆砌的房屋，有乡间的小路和路旁的菜园。同时毕沙罗的画风也开始改变，技巧也迅速发展。他逐渐摆脱了柯罗、库尔贝等人的影响，色调逐渐明朗，中性的色彩越来越少，轻快的气流在明亮的空间流动，印象派的表现技巧也在他的画作中日益明显起来。在《蓬图瓦兹附近的亚莱士山坡》和《蓬图瓦兹的采石场》中，我们就还能看到柯罗的褐色和库尔贝整齐的形体；但是，在《波蒂码头风景，蓬图瓦兹》中，这种影子已经少多了：画面中明亮的河岸、天空的白云、清澈的水面以及悠闲的行人，更多地让我们感受到毕沙罗那种轻快、明亮的风格。如果说莫奈、西斯莱等印象派画家能够抓住瞬间流逝的清风、树木和水面上变换的光线，那么毕沙罗所关注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留意树木、花草随着季节交替而变幻的色彩，土壤、屋舍的质地，以及深藏的土地的“骨骼”和“性情”。在蓬图瓦兹，毕沙罗还于1877年创作过一幅重要的作品《冬天村庄里的红屋顶》，这幅作品不仅是毕沙罗的代表作，也是印象派的典型作品。画中的屋顶和烟囱和谐的造型、前景中树干和枝桠的走向，把空间巧妙而有序地分割，使得整个画面活泼、明快。红屋顶、金黄的落叶通过暖色的调子衬托出冬日和煦的阳光，营造出一种温暖、慵懒的氛围。毕沙罗在描绘风景时，怀着一颗农民般热爱大地的心，把风景看成是像人体一般活的、有生气的东西，对它们进行细致的描绘。塞尚曾经将毕沙罗的这种画法概括为“谨慎而巨大”。

毕沙罗同印象派其他画家的交流不再局限于咖啡馆之间的聊天，他还邀请他们到乡间一起写生。印象派的画法就在这些交流中日趋成熟：塞尚使毕沙罗的构图更简化更有条理，毕沙罗使塞尚的色彩更明亮、更清淡，青年画家

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虽然毕沙罗在1866年和1868年的官方沙龙展中都有作品展出，但是因为风景画的缘故，并没有吸引多少人的注意。尽管有人开始购买毕沙罗的风景画，但是出价都非常之低。随着毕沙罗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降生，毕沙罗的生活日益困顿。为了解决一家人冬季的取暖问题，毕沙罗不得不到一个工厂里画百叶窗赚钱。同来干活的还有后来印象派的另外一个画家雷诺阿，他悄悄告诉毕沙罗：“要多画云彩，这样又大又快。”他们果真干得又快又好。工厂老板非常满意，因为产品的绘制质量提高了。朱丽也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可以有钱买煤和孩子们过冬穿的衣服了；毕沙罗也可以买更多的画布和颜料。毕沙罗的母亲依然不能够原谅毕沙罗和朱丽的婚姻，她拒绝提到朱丽，甚至当毕沙罗把孩子们带到巴黎来探望祖母时，她也闭门不见。毕沙罗只好又悻悻地带着孩子们回到乡下。

1869年的沙龙展上只收了毕沙罗的一幅油画。展览的那天，他发现他的作品像1867年那样，又被挂在了挨着天花板的地方。于是，这个敦厚的风景画家给美术学院写了一封极其幽默但又言语真挚的信：

先生们：

我请诸位注意，布展人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他们把我的画挂到一个门框的上方，是一个高得看不见的地方。我无法将这样的布置归罪于管理机构，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让别人的画蒙受怜悯，被挂上去就应该心满意足了，还能计较什么布展工作人员的工作疏忽？我想诸位可能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向你们致敬！

卡米耶·毕沙罗

这就是毕沙罗的人生态度和处世风格，他永远用那种宽容、谦卑和坚忍的性情应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景况，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毕沙罗都能平和地处理，与世无争。

1870年的普法战争，让法国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许多画家和艺术家流亡国外。毕沙罗也不例外，他带着朱丽来到了伦敦郊区的诺伍德。在英国停留的期间，毕沙罗和同时流亡到这里的画家莫奈、杜比尼、西斯莱等人一起到大英博物馆和南坎辛顿博物馆去研究英国风



毕沙罗 蓬图瓦兹隐居地一角 画布
油彩 1874年

景画家的作品。透纳明亮的调子、热烈的色彩，康斯泰勃对薄雾的描绘，都给印象派的画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绘画风格。毕沙罗在后来给儿子吕西安的信中写道：“透纳与康斯泰勃的确对我们有所帮助，然而他们也让我们确认，这些画家对阴影的分析不了解。在透纳的作品里，阴影往往只是他主观的偏见，至于谈到色调分离方面，透纳所显示的重要性是在于方法，而不是自然本质。”显而易见，毕沙罗对这些英国风景画家的技巧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也比透纳更直接地观察自然。但透纳对毕沙罗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这可以从他表现雪景和冰冻景象的画面上反映出来。对于毕沙罗来说，在伦敦还发生了两件在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他和朱丽终于成为合法的夫妻，另一件就是结识了在对后半生举足轻重的画商保罗·丢朗-吕厄。

毕沙罗和朱丽自从离开帕西的家以来，已经有3个孩子了。由于毕沙罗母亲的反对，他们一直不能结婚。毕沙罗在尊重母亲意愿的前提下，忠贞地守护着朱丽和孩子，尽量给予他们充足的爱以补偿自己心中的亏欠。这一次，毕沙罗的母亲默许他们在英国结婚，佯装不知内情。朱丽终于成了毕沙罗夫人；她在卢夫西安纳的店铺里再也不用羞于见人了。毕沙罗和朱丽一直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法国画商保罗·丢朗-吕厄对印象派画家的画作非常感兴趣，他收购了毕沙罗的一些作品，这种收购一直持续到毕沙罗的老年。在毕沙罗后半生许多困苦和艰难的日子里，丢朗-吕厄的画款解了燃眉之急。几十年后，这位热爱印象派画家的画商还为莫奈和毕沙罗举办了个人画展。就是那次个展之后，莫奈作品的价格一路飙升。

虽然在英国收获不少，但是回到位于卢夫西安纳的家中，毕沙罗还是几乎被击垮了。战后的卢夫西安纳一片狼藉：普鲁士士兵曾经在毕沙罗的画室里养马，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不仅屋内的摆设没有了，更重要的是毕沙罗所有的速写、素描、水彩、水粉和油画也都没有了。毕沙罗想起去伦敦前莫奈托他保存的一批画。幸运的是这批画在一个很高的、凹进去的架子里找到了，同时找到的还有毕沙罗自己的一些作品。

毕沙罗后来又在花园的泥土里挖出来了一些作品——据说这些画是被士兵擦完靴子后扔在那里的。毕沙罗还发现村里的一些农妇用他的画布做围裙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毕沙罗损失了上千幅作品，而政府补给的赔偿金只有167美元。每件丢失作品的价值还不够买一双羊毛袜子的。令毕沙罗一家雪上加霜的是，房东还要他们补交他离开这几个月的房租。这次事件对毕沙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毕沙罗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他毕竟只有40岁，更何况还有一个大家庭需要养活。毕沙罗很快就从沮丧之中走了出来。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经过生活的磨炼之后，他的作品也日趋成熟。

战争使1871年的沙龙展无法举行，1872年和1873年的沙龙展评委会更为保守。尽管毕沙罗已经7次入选沙龙展，但是他的作品在展会上的遭遇极其糟糕，有几次入选还是被评委会的画家杜比尼关照进去的。于是毕沙罗、莫奈等人商议，和他们境况差不多的艺术家应该自己成立一个协会，自己租场地展览作品。很快，塞尚、居罗曼、西斯莱、德加、雷诺阿等人都响应了这个号召。但是曾经以《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让巴黎震惊的马奈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位一直居于画派领袖地位的马奈声明不参加这次活动。剩下的人在“殉道者啤酒馆”里聚集，他们决定成立独立画家协会。这样，一个由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所组成的无名同盟协会宣告成立。毕沙罗在协会的章程上签了名。

1874年4月15日，独立艺术沙龙展开幕，展期为1个月，参展的共有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德加、贝尔特·摩里索、塞尚、西斯莱等人的165幅作品。这次展览马上在巴黎引起了骚动，从来没有一次画展引起过这样的公愤。这次遭到攻击的不再是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因为大部分是风景画），而备受指责的是绘画的技巧。一个为《喧嘩》杂志撰稿的记者以《印象主义画展》为题写了一篇讽刺文章：

我怀着最为纯真的心情把他悄悄地带到毕沙罗先生的《白霜》前。看到这幅令人吃惊的风景画，这位先生以为自己的眼镜片太脏了。

“这到底是什么？”

“田沟里的白霜。”

“啊？这不是把调色板上不要的颜料刮到一块脏兮兮的画布上吗？”

“大概吧。可是，里面是有一种印象的。”

“这又是什么？”

“这是果园……右边的是小树。它的印象……”

“那幅画画的是什么？”

“那是莫奈的《印象·日出》。”

“印象！当然是印象！我都印象至深了，画中还能没有印象吗？糊墙纸也比这种海景要完整许多！”

于是，“印象主义”这个具有讽刺意义新名词诞生了。所有参展的艺术家都对这个名称厌恶至极。但是毕沙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决定就用印象主义作为画派的名字：“我们画的不是印象吗？让这个有侮辱意义的名字变成我们荣誉的标记吧。”印象派的领导权就这样微妙地归属于毕沙罗了。在大家还是小团体、没有被称为“印象主义”的时候，马奈是这个团体的领袖人物，可是，后来马奈退出了他们的独立沙龙展，而独自向官方沙龙展送作品。毕沙罗为推动“印象主义”画展默默地工作着。面对压力和异议，他从不偏激，也不退缩，他坚定、沉着地向前迈进，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在展览会的余波平静下来之后，他们举行了一次公开拍卖，共有70幅作品，拍出10349法郎，这远远超出了画家们预期的收入。

1876年，印象派又组织了第二次展览，这次只有接受印象派侮辱性称号的画家才能参加，这是一次带有示威行动的展览，共有19个画家参展。称赞声开始多起来，展览也更公开了。于是他们又筹备了1877年的第三次展览。这次参展的有18位画家，全是当今我们所认为的印象派的大师，每个人都送来他们重要的作品。但毕沙罗在这次展览会后拍卖价格非常之低，加上一支支持他的画商丢朗—吕厄经济困难，毕沙罗一家的生活又捉襟见肘了，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挫伤毕沙罗坚定的信念。1879年，独立画派又举行了第四次展览，雷诺阿、西斯莱、塞尚缺席，而高更带着一个雕塑作品充实了进来。1880年，第五次展览时，缺席的人跟上次差不多，莫奈也未参加。第六次、第七次展览分别在1881、1882年举行，而最后一次展览在1888年举行。随着赞成的声音增加，新画家的介入，画家之间开始出现感情和学术上的分歧：最初的团结一致没有了，艺术家们开始各奔东西。

在这一时期，毕沙罗自己经历了生活和事业上的严冬期。他从1863年到1884年期间有了7个孩子，这个大家庭成为毕沙罗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毕沙罗经常为了给孩子们果腹的几个法郎奔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之间，寻找主顾。他甚至为人画过扇面和彩色瓦片。他忍受着妻子的抱怨、母亲的轻视和其他人的不理解。毕沙罗尽力地履行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儿子的职责。无论生活负担多么沉重，毕沙罗都没有放弃对艺术的信念、对风景画的忠诚。他是印象派画家里唯一一位坚持参加了8次独立沙龙展的画家，并且为推动展览竭尽全力。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沮丧沉沦。他从不从毒品、酒精和妓女那里寻找出路，他坚持自己的方向，不偏左右。人们在他的画中找不到一丝气馁的痕迹。他的作品无忧无虑，宁静、朴实、真挚。他从不利用绘画作为自己发泄苦闷的工具，也从不拿它开玩笑。他对艺术极其严肃。他不投机取巧，不玩弄花样。他对自己眼前和笔下的景色都非常尊重。毕沙罗的画中有一种内在的温润和柔和，一如毕沙罗宽厚、仁爱的品格。在同行当中，他是敦厚的长者，他总是赞赏并肩战斗的伙伴们，给他们鼓励和安慰，即使是批评，哪怕是严厉的批评，毕沙罗也从不使用毁谤和中伤的字句。当他遇到别人的不理解和攻击时，他也不会勃然大怒或激烈地辩护，他大度地沉默着，让时间和行动来证明一切。这并不能表明他是软弱的，他只是不喜欢夸夸其谈。当历史把他推到一个前台的位置时，他也不会退缩，他会沉着、谦和、执著地干下去，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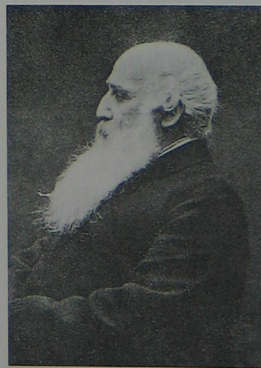
虽然毕沙罗是印象派的领头羊，是印象派理论的坚定守护者，但是他并没有墨守成规，对其过分地迷恋。他总是能够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而不去攻击自己不了解和不赞同的东西。当高更和点彩派画家修拉加入到印象派团体的时候，毕沙罗真诚地欢迎他们。在其他印象派画家的反对声中，毕沙罗同这些小字辈的年轻人切磋画技。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不断探索尝试新的东西，尽管这样做会威胁到他刚刚稳定下来的收入。他在第八次独立派画展的时候，连送的作品就采用了这种新的技法。随后他受到了报界的攻击、印象派其他人的指责、甚至画商的警告，但是他还是勇敢地探索着。他曾



毕沙罗 雨后的清晨 画布 油彩
60cm × 82cm 1896年



位于巴黎的法兰西歌剧院大道是毕沙罗多次画过的地方（参见第52、53页图版）。



毕沙罗侧面像



自画像 画布 油彩 41cm × 33cm 1903年



毕沙罗 翻草 铜版画

经这样对一个年轻的学生说：“不要拘泥于旧的规则和形式，必须大胆地、毫不迟疑地画。在大自然面前应该大胆，不要怕冒犯错误的风险。只有一个主人——大自然。人们应该永远向大自然请教。”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折断枯枝的女人》、《摘苹果》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修拉的技法，只有人物的形象和画面的整体构图还保持着毕沙罗自己的风格。而他的另一幅作品《鲁昂的拉克罗瓦岛雾景》则完全以新印象主义的点画法来描绘：画面上的直线、斜线表明了既单纯又明快的构成，同清淡的色调点描一起烘托出有雾的早晨的宁静气氛，这种宁静一直从画布弥漫到观者的心中。这幅作品同毕沙罗其他颜色鲜艳、场景热闹的作品相比，是非常特别的。虽然毕沙罗学习新印象主义的一些技巧，但他也不是一味地盲从，当他发现这种新的尝试并不适用于他的绘画体系时，他就逐渐废弃了这种画法，转而使用类似逗点的笔触。在作于1893年的《巴津柯特二月的月色》里，我们可以看出毕沙罗的这种转变。

老年的毕沙罗患上了眼疾，这和长期外出写生有很大的关系。医生告诫他不能再去户外写生了。但是毕沙罗依然坚持创作。他经常站在窗户后面描绘外面的景色，甚至在旅行时也使用这种方法描绘了大量的城市风光。这使得他晚年的作品有很多都是俯视的角度，如《法兰西歌剧院》、《意大利大道》和《窗外的埃拉尼风景》等等。毕沙罗不仅在画布上探索，他还将其艺术拓展到版画和木刻。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尝试铜版画和石板画，这主要是受到德加和美国来的女画家卡萨特的影响。毕沙罗共有127幅铜版画和60幅石板画和木刻等作品。他在尝试工艺美术方面，远远走在了其他印象派画家的前面。

毕沙罗谦逊、坚忍和宽容的性格，使得他有做教师的天分。毕沙罗指导并影响了很多在艺术史比他地位要高的同时代画家，譬如塞尚和高更。这在艺术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同时受过他指点的还有贝利亚、居罗曼和雷诺阿等人。毕沙罗曾经对高更说：“我从莫奈和雷诺阿那里学到的东西与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不相上下。与众不同的塞尚也不例外。”当和他儿子吕西安一样的修拉、西涅克等新印象主义画家兴起时，高更等人极力反对他们

进入印象派的圈子。这位宽厚的长者如此说道：“就在前不久，我还在为你而战，而今天你在阻挡他们。修拉是有才华的。你和其他人就因为我要‘变一变’而和我过不去，这太可悲了。”事实也确是这样，在“新雅利咖啡馆”里，年长的画家坐在一起，而年轻的画家坐在一起。昔日被官方沙龙轻视和嘲笑而如今成名的印象派画家们，对以修拉为代表的、尚未成名的新印象派年轻画家冷嘲热讽，这一场景虽然合乎人情，但是太可悲了。

毕沙罗对艺术的热爱是真挚的、热烈的，同时也是深沉的。这在他对7个孩子的教育上就可以看出来。尽管毕沙罗的家庭一直因为艺术的缘故忍受着贫困的折磨，但是毕沙罗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孩子们选择和艺术相关的职业。这同很多自己从事绘画而反对孩子们把绘画当做职业的职业画家是不一样的。毕沙罗夫人曾强烈地反对孩子们画画，认为“一家子有一个艺术家已经够了”。但是毕沙罗对艺术的热爱感染着孩子们，大家都以画画为荣。他们最后全部都从事了艺术职业。尤其是大儿子吕西安，他在独立画派的最后一次画展和毕沙罗的个人画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同时还成为一个著名的插图设计师。后来吕西安定居英国，成为连接法国印象派、新印象派艺术和英国艺术的关键人物。毕沙罗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孩子们的梦想，他甚至为了让孩子们画画而不肯叫他们工作。他曾养活着4对已婚的孩子们，这简直是让毕沙罗太太发疯的事情。毕沙罗自己因为绘画的缘故先后两次被剥夺继承权（第二次是在他的母亲去世时），所以在对待孩子们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和支持。这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家。在牛津艺术家大词典上，毕沙罗这个姓作为独立的词条被反复使用了3次：卡米耶·毕沙罗——风景画家，吕西安·毕沙罗——插图画家，奥洛维达·毕沙罗——铜版画家，卡米耶的孙女。

卡米耶·毕沙罗曾经这样深情地诉说自己对绘画的感情：“绘画令我着迷。它就是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当你将内在的高尚彻底地融入作品，你就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你的相似的灵魂，而无需再去找一大群这样的人。”

图 版

Pissarro

●毕沙罗

绘画令我着迷

它就是我的人生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当你将内在的高尚彻底地融入作品

你就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你的相似的灵魂

而无需再去找一大群这样的人



8 · PISSARRO



蓬图瓦兹附近的亚莱士山坡
画布 油彩
87cm x 115cm
1867 年



塞纳河畔的布吉瓦尔 画布 油彩 51cm × 82cm 1870年





卢夫西安纳的公共马车 画布 油彩 25cm × 36cm 1870 年

蓬图瓦兹桥畔 画布 油彩 31cm × 45cm 1867 年





冬景 画布 油彩 52cm x 81cm 1873年

诺伍德小站 画布 油彩 44cm x 73cm 1871年



